

聯合國論



知識初步叢刊

純夫著
活書店發行



新知識初步叢刊

聯合國論

梁純夫著

生活書店發行

新 知 識 初 步 叢 刊

聯 合 國 論

著 者

梁 純 夫

發 行 人

徐 伯 昕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 重 慶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版

[76] S. 1—2000

目次

- 一 從國聯到聯合國……………(一)
- 和平與戰爭——舊國聯的失敗——聯合國的課題
- 二 三強合作與聯合國……………(二三)
- 三強與聯合國——從戰時到平時的合作——聯合國的產生
- 三 舊金山會議與聯合國憲章……………(二九)
- 製憲會議中的難題——主席團與表決程序——阿根廷與波蘭問題
- 否決權與小國問題——託管制度與殖民地問題——區域安全

與世界合作

四

聯合國大會與世界安全問題……………（五）

組織工作與安全問題——原子管制與託管地——伊朗問題——希臘

與印度尼西亞問題——結語

一 從國聯到聯合國

和 平
與 戰
爭

到來。

不過，和平是有兩種的：一種是暫時的休戰；一種是永久的和平。打勝了一場戰爭，並不就是贏得和平。譬如甲乙二人口角，甲把乙罵得一時無話可回，因而沉默了，但並不是從心底裏折服。這種情形祇能算休戰。一有機會，口角是可以隨時再起的。即使乙確實是被甲用理說服了，但如

果甲仍然保持挑釁的精神，或本身的言行有許多可受攻擊之處，便隨時會有丙或丁出來跟他口角。這樣和平是終於得不到的。

永久的和平是不易贏得的。要贏取永久的和平，必須從根本上消除戰爭的原因。這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比方以個人而論，甲與乙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利益，然後尋求一種基礎，發展共同的利益。在這種過程中，必定互有犧牲，然後共有所得。等到雙方的利益一致時，衝突的原因便沒有了。因此真正的永久和平的贏得，並不在於甲方說服或征服了乙方，而是在於雙方的利益得到了共同一致的發展基礎。

和平與戰爭本來是兩個相對的名詞，它們是因對立而存在的。世界上如果不曾發生過戰爭，人類如果不曾再三遭受戰爭的災難，他們腦子裏決

不會湧出「和平」這觀念。他們更不會絞腦汁，賣氣力，創立像「聯合國」這樣的機構來維持世界和平了。

這世界確也曾有過真正和平的時代，那時期並且相當長，佔去人類五十萬年生活史的一大半。那就是前氏族社會的「原始公產社會」。那時候世界也有戰爭，是人與獸之間的鬪爭，而人與人之間確實是和平共處的。

不過，原始社會的和平，也不能算做「世界和平」，因為那時候的人類之間並沒有構成一個有機的「世界」，他們的生活集團是互相隔離的。

戰爭隨着私有財產權而來臨到人間社會。戰爭又加速了有機「世界」的構成。我們現在要恢復和平，卻不是要恢復原始社會那種「鷄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和平；而是要創造一種適宜於全體利益的發展，而

又能照顧到個別利益的社會基礎。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繁榮需要和平，和平也需要繁榮。這二者是不可分的。但是要創造繁榮的和平，或和平的繁榮，必須從根本上消除社會的戰爭原因，這樣的和平纔不是暫時的休戰。然而這道路是曲折的，艱苦的。

國聯
的
失
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是以維持世界和平為基本任務的。但是這機構自從成立到瓦解，不單對於國際和平毫無幫助，反而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它締結和保證了許多國際條約，而戰爭就是從這些條約的被撕廢開始的。

如果說，「國聯」的任務是維持暫時休戰式的和平，那它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的。它曾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是份內的事。因為在休

戰時期，雙方都在從新組織戰鬥力量，尋求機會再作決戰。如果沒有這休戰的保證，大家的戰鬥力便會逐漸消耗了。有了這一保證，新的戰鬥力纔可以迅速積聚起來。而當第二次大決戰到來時，「國聯」乃壽終正寢，這是很自然的事。

許多人把「國聯」的失敗，歸咎於盟約的不夠嚴密，或組織的不健全。其實這都不是重要的。在當時來說，如果世界上有和平可維持，那些盟約和那種組織是儘可以夠維持的。

問題是在於，那時候的世界，根本上不是一個和平的世界，戰爭的原因不單沒有消滅，而且到處增長着。那時候的世界，表面的武裝衝突雖然暫時停止，人類社會當中的矛盾卻愈益顯著地尖銳化起來。在國際間，帝

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沒有減煞，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起來了，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加深了。在國內，勞動者的覺醒強化了他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戰後的經濟恐慌又使資產階級之間起了分化。在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擾攘的世界中，沒有人肯低頭讓步，每一方面都存心要澈底消滅對方的力量。而這些矛盾是互相牽連着的，每一環的衝擊都足以引發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國聯」所能夠維持的便祇有暫時的休戰了。

美國和蘇聯沒有參加，確實是「國聯」機能的一大缺陷。美國不參加「國聯」，一方面是因為所有的戰利品，如德、土的殖民地和經濟權益，都在美國參戰以前被英、法、意、日祕密外交預先瓜分完畢，「國聯」的

任務在保持這種現狀，美國當然不願參加這損己利人的保證。在另一方面，控制美國政治的國際卡迭爾美國資本家，不願意受「國聯」的約束而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在德國受到損害，因而把門羅主義發展為孤立主義。

美國是自行孤立，蘇聯卻是被孤立的，當時蘇聯不單被拒絕於「國聯」之外，而且由許多大小國家組織干涉軍加以圍攻多年。蘇聯被擯除於歐洲政治外交場合之外，到了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尤為顯著。

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了，美國的「自孤立」和蘇聯的「被孤立」，恰恰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臨。而從這兩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國聯」所維持的決不是世界和平而是列強的暫時休戰了。

聯合國
的課題

和平嗎？

從條文和組織來說，「聯合國」和舊「國聯」似乎沒有很大分別。「國聯」已經失敗了，「聯合國」就能維持世界

條文和組織雖然大致相同，世界的政治形勢卻根本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加深了帝國主義者內在和外在的矛盾，這種矛盾發展到軸心國家的侵略戰爭便瀕近於頂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初還是以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而爆發，後來，連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也被捲進去了。戰爭於是在中途起了質的變化，侵略者與反侵略者兩條陣線在全世界顯著地劃分出來，戰爭成爲強行獨裁與號召民主之間的搏鬥了。

這次戰爭的結果，聯合國家得到了勝利。聯合國家是以民主爲號召

的，它的勝利確也是由於民主的力量——由於全體人民自願地貢獻於一切作戰努力。因此聯合國家的勝利預示着民主在全世界的最後勝利。

反侵略的戰爭雖然勝利地結束了，聯合國家的任務卻沒有最後完成，因為民主還沒有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在戰時，聯合國家的勝利是依靠於團結與民主。聯合國家由戰時的團結而進一步發展為平時的「聯合國」機構，它的任務也是促進全世界的團結和民主。祇有團結和民主，纔能真正保證了世界和平。

反法西斯的戰爭雖然勝利地結束了，戰爭的因素卻還到處存在着。這些因素目前正向三方發展着。在一方面，戰敗國家的殘餘法西斯份子或潛入地下，或溜到國外，但仍然沒有停止活動。而在戰勝國家或所謂中立國

裏面，並不缺少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這些裏裏外外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和配合起來，常常足以影響一些國家的政策。因而，在管制主要戰敗國的政策上，在跟附庸戰敗國訂立和約上，在解放國政權的重建上，在敵國工業和敵產的處理上，等等，主要戰勝國之間便常常發生有礙聯合國家團結合作的意見分歧。

另一方面，在某些戰勝國和解放國裏面，統治者們還未認清或故意抹煞這是一次人民的戰爭，不讓人民享受勝利的果實，於是人民自動團結起來，甚至用武力來爭取民主，因而形成了內戰的形勢。

還有更顯著的一面，就是殖民地和被保護國的人民要求實現戰爭目的中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卻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阻遏，因而爆發了所謂「叛

亂」。

「聯合國」的課題，不是粉飾和平，而是面對現實。它的基本任務在於消除戰爭的社會原因，其唯一的方法是促進世界各國的團結與民主。上述三方面的發展，主要是由於聯合國家之間缺乏團結與民主：國際事務上的不民主，國內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沒有民主。

舊「國聯」的任務是維持列強之間的暫時休戰，在這方面它已經成功了。「聯合國」機構的任務是促進世界各國的團結與民主，它如果能把握這一中心任務，堅決朝這一方向走，它是能夠成功的。

二 三強合作與聯合國

三強與
聯合國

一九四四年六月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決定了希特勒軸心失敗的命運。開闢第二戰場在擊敗希特勒主義上的決定意

義，不在於第二戰場軍事行動本身，而在於它執行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德黑蘭三強會議所決定的聯合戰略。我們回溯當時的情形，沒有第二戰場蘇軍自不會那麼快便直搗柏林，剿滅法西斯的巢穴；但如果沒有蘇軍在以前給德軍的消耗，和當時的牽制、追擊，第二戰場也決不會那樣順利地開展。希特勒的最後失敗決定於兩線作戰，而這是祇有英、美、蘇三強的密

切合作才能發揮其全部效用。

軍事離不開政治，戰略被決定於政策。一九四四年英、美、蘇三強反希特勒的聯合戰略，是有其政治團結和政策上的合作道路爲依據的。在德黑蘭會議以前，英、美、蘇三國之間雖然互相訂立了對抗德國的同盟條約和互助協定，但是反希特勒聯盟的聯合戰略遲遲未見有具體的表現。雖然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便發表了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懇切要求，但是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秋季斯大林格勒被圍的危急關頭，英、美方面在西歐陸上依然未見有任何動靜。難道英、美不知道兩線作戰的意義嗎？難道它們不想提早擊潰希特勒嗎？這是難以使人相信的事。實際上，當時英、美、蘇三國之間是存在着政策上的距離和互相猜忌。這種猜忌在一九

三九年之前曾使希特勒有機會和有勇氣準備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執行其各個擊破的閃擊戰略。而在這以後，同一的猜忌又拖延了反希特勒同盟聯合戰略的實施，助長了希特勒侵略的氣燄，擴大和加長了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損失和災難。

這種政策上的矛盾和互相猜忌，到德黑蘭會議前後在英、美國內的輿論上愈加顯著地表現出來了。美國的孤立派如惠特和陳德勒之流，一直指摘美國派遣遠征軍到歐洲去是『爲狡猾的邱吉爾和斯大林火中取栗』。當德黑蘭會議決定英、美聯軍攻歐的具體計劃之後，孤立派還在報紙上鼓吹『深怕進軍要使美軍遭受犧牲』，叫軍人的妻子父母出來反對。當時我國的孤立派應聲蟲也大寫其文章，說：『進攻軍隊有全部犧牲的危險』（見

陳西澄作「論第二戰場」，載一九四二年十月重慶大公報。由於傳統的
反蘇情緒作怪，他們把開闢第二戰場看做一種純粹救援蘇聯的冒險玩意，
而不是反希特勒同盟執行聯合戰略的重要步驟，因此他們用種種方法來反
對開闢第二戰場。

在英國方面，正當德黑蘭會議的前夕，綏靖主義的重要分子南非總理
史末資將軍也急噪起來，在倫敦發表演講說：『在這三位（按指英、美、
蘇）一體中，我們的兩位同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與資源，而大英帝國的歐
洲資源和他們兩位的廣大資源對比起來都是貧弱的。我很害怕這是一個不
相稱的合夥。』這種妬忌盟友的心理，真是情見乎詞了。

但是德黑蘭會議衝破了一切難關，打消了一切猜忌。它不單決定了澈

底擊敗希特勒的聯合戰略的具體實施步驟，也同時創造了一種共同政策，奠定了三強合作的道路。而「聯合國」組織的意念，便從這一合作的道路開展出來了。德黑蘭宣言指出了：

「我們（三強領袖）……已經擬定並且認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

「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

「……關於和平方面，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那些國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國（按指英、美、蘇三國）的人民一樣，都是用全副心靈，抱着獻身的精神，要消滅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裏來。』

從戰時
到平時
的合作

從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聯軍在法國北部登陸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無條件投降，中間祇經過十一個月的時間。這是聯合戰略的神速功效，應該增加了三強從戰時的到平時的合作的信心。

反希特勒戰爭的過程證明了，祇有三強的真誠合作才能收迅速勝利的效果。而照「贏得戰爭易，贏得和平難」的道理，三強合作在平時比在戰時更見重要。迅速的勝利可以減少犧牲，迅速的和平可以減少痛苦。

希特勒被打倒以至日本無條件投降，聯合國家的任務並沒有終了。因爲世界上的戰爭因素沒有被清除，無數的希特勒或新希特勒主義可能再出現。打倒希特勒主義的戰爭工作需要三強合作來完成，消除戰爭因素的和平工作也需要三強合作來實現。

三強領袖老早就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德黑蘭宣言中曾強調說：『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斯大林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革命節的演講中更進一步指出：『國際組織如欲獲得有效之結果，則負責打倒希特勒德國之大國，必須一心一德，以協調之精神，繼續從事工作。』今年（一九四六）一月十日在倫敦舉行的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蘇聯代表葛羅米柯也引述斯

大林這句話，重申這一願望。

目前的和平工作可以分爲兩方面：一方面是處置戰敗的侵略國及其附庸，另一方面是制止足以引起戰爭的國際糾紛。事實證明了，無論在那一方面，問題的合理解決都依靠於三強的真誠合作。

處置戰敗國的工作又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管制戰敗的德國和日本，另一部分是與附庸國如義、匈、羅、保、芬等訂立和約。就管制戰敗國來說，對德國的管制是經過去年七月的柏林三強會議詳細規劃下來的，因此肅清法西斯餘毒和扶助民主政治的和平工作比較見效。可是在日本，由於美國始終拒絕與蘇聯合作，麥克阿瑟將軍堅持獨當一面，搞來搞去，卻搞出一批又一批的反民主軍閥官僚來組織政府，假辦選舉。這一個

對照，就說明了三強合作在和平工作順利推進中的關鍵性。

在與附庸國訂立和約上，三強合作的關鍵性便更顯著了。爲了這些和約，五國外長曾於去年（一九四五）九月在倫敦舉行會議，結果不歡而散。今年五月英、美、法、蘇四國外長又爲同一目的在巴黎舉行會議，同樣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兩次的經過情形是一樣的，由於英、美和蘇聯各執己見而不能得到一致的協議。兩次會後英、美外長和蘇聯外長都發表聲明譴責對方爲着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別人的利益。都是因爲利害的不一致使意見不能協調。

就調解國際糾紛事件的方面來說，最近聯合國大會所處理的許多問題，也須依靠三強之間的協調來尋求解決。譬如原子能的管制問題，主要

是美、蘇之間的爭執；伊朗、希臘、印度尼西亞等問題，主要是英、蘇之間的爭執。託治問題，也是大國之間的問題。問題縱使發生在小國，其最後解決也必須依靠於大國之間的協調精神。這證明斯大林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德黑蘭會議給這種協調精神奠下了基礎，一切和平工作必須遵循這一道路纔能迅速見效。

聯合國
的產生

「聯合國」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日寇侵入中國本部之初）故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的那有名的「檢疫」演說。當時他號召：『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因爲這種行爲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欲避免此種局勢，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收效。』第一次世界大

戰以後，美國的孤立主義使「國聯」陷於無能，助長了德日的侵略氣燄，最後並召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十二年多的總統生涯，是一段與孤立派不斷鬭爭的血淚史。這次的演說，是羅斯福總統頭一次公開向孤立派宣戰。隨後，當歐戰爆發之後，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便促使國會修正對作戰國家禁售軍火的中立法案，准許有利於聯合國家方面的現購自運。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羅斯福又建議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對反抗軸心侵略的國家無條件地給與物資援助。這對於美國孤立派是一連串沉重的打擊。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美國逐漸脫離孤立主義的羈絆而走向世界合作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偷襲珍珠港，把戰爭帶到了美國本

身，這時便再沒有孤立的餘地了。從那時候起，全世界便顯著地劃分侵略與反侵略兩條陣線。當時侵略陣線一方的氣勢正盛，反侵略國家的團結便愈見迫切了。於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個反侵略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共同協定，一般叫做「聯合國宣言」。這便是「聯合國」的來源。

二十六國宣言祇有兩項簡單的條文：

- (一) 每一政府，承允對於與之立於戰爭狀態的三國同盟份子國家（按指德、意、日），及其附庸國家，使用其全部軍事與經濟資源。

- (二) 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合作，並不得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

從這條文看來，當時這二十六國的結合，純粹是爲着共同對付侵略者，而並沒有包含戰後合作的意念。換句話說，這一結合祇是爲着戰爭的工作，爲着贏得戰爭，而並不是爲着和平的工作，爲着贏得和平。

把所有反侵略和愛好和平的國家團結起來，組織一個國際機構以維持世界和平的意念，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德黑蘭會議中產生出來的。如前所述，德黑蘭宣言開頭便說：『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德黑蘭會議不單表示了三強合作從事戰後和平建設的決心，它並且對戰後和平的工作和目標畫出了一個輪廓。如宣言中所說：『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我

們一定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里來。』贏得戰爭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另一方面更需要三強的『和協』。贏得和平的工作也是同樣地一方面需要『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另一方面更需要三強的『和協』。這是德黑蘭會議的精神，也是「聯合國」機構的精神。「聯合國」機構必須在這一精神的基礎上，建立成爲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當歐洲戰場的聯合戰略已經開始執行並且立見成效之後，英、美、蘇三國代表在美國敦巴頓橡園舉行會議，擬訂了「聯合國」機構的組織草案，這草案後來又經中、英、美三國代表會議的審核通過，作爲向將來「聯合國」全體大會的建議案，作

爲大會討論聯合國憲章的藍本。

決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製憲會議的是同年二月在雅爾達舉行的英、美、蘇三強會議。雅爾達會議是繼承着德黑蘭會議的精神而來的，它的任務除了斟定最後擊潰希特勒德國的具體步驟外，對於戰後歐洲和平秩序的恢復也根據民主團結的原則作了廣泛的協議。關於世界和平方面，雅爾達聲明重申三強共同的意願：「我們決定儘可能地從速和我們的盟邦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經由所有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在敦巴頓橡樹會議中已奠定了基礎。」

雅爾達會議除商定了聯合國製憲會議的日期和地點並同意以敦巴頓建議案爲憲章的藍本外，對於參加「聯合國」的會員也提出一種非正式的約束，即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以前向軸心國宣戰的國家才有資格參加舊金山製憲會議。

「聯合國」組織的成員是以簽字於一九四二年元旦的「聯合國宣言」的國家爲主體。到舊金山會議舉行的時候，「聯合國」已擁有五十一個國家會員，在全球人口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六萬四千人當中，「聯合國」會員的人口佔一十七萬零五百八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五人（百分之七八點六）。這些會員國的名單依英文字母的序列是：

阿根廷 澳洲 比利時 玻里維亞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國 哥

侖比亞 哥斯達黎加 古巴 捷克 丹麥 多米尼加共和國 赤道國
埃及 薩爾伐多 阿比西尼亞 法國 希臘 危地馬拉 海地 洪都
拉斯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黎巴嫩 里比利亞 盧森堡 墨西哥
荷蘭 新西蘭 尼加拉瓜 挪威 巴拿馬 巴拉圭 祕魯 菲律賓
波蘭 沙地阿拉伯 敘利亞 土耳其 烏克蘭 南非聯邦 蘇聯 聯
合王國（英國） 美國 烏拉圭 委內瑞拉 白俄羅斯 南斯拉夫

三 舊金山會議與聯合國憲章

製憲會議
中的難題

舊金山會議是「聯合國」的製憲會議。它是由各會員國派遣代表團出席參加，根據敦巴頓建議案來製定「聯合國憲章」的。照雅爾達會議的協議，開會的請柬應由英、美、蘇、中、法五強簽署向其它會員國發出的，法國因為未參與敦巴頓會議和雅爾達會議，拒絕擔負邀請責任，因此請柬祇有英、美、蘇、中四國簽署。參加開會的代表團最初祇有四十八國，因為阿根廷和波蘭的出席權發生問題，丹麥在開會之後纔被允許參加「聯合國」。

從四月二十五日的開幕式到六月二十六日的憲章簽署典禮，中間經過六十三天無間斷的議事日程。在會議的過程中，無數的難題像大海的風浪一樣起伏着。這是毫不足為奇的，因為「聯合國憲章」是維持世界和平的百年大計。參加「聯合國」的五十個不同國家之間，政治制度和民族利益有着各種程度的差異。「聯合國」製憲會議的目的，是尋求共同的利益來保障個別的利益。一方面是，使個別的利益服從於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之下，使個別的利益獲得盡量的發展。在目前這樣一個複雜的世界中，要追尋這樣一個遠大的目的，難題接二連三的出現自然是不免的。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在舊金山會議中，大部分的難題經過熱烈的爭辯和虛心的檢討之後，大體上都能繼承德黑蘭和雅爾達的協調精神

而獲得協議了。

這些難題的產生和解決途徑，最足以表露各不同國家之間的利害關鍵。我們在這裏把當時爭辯最烈的問題來重新加以剖析，一方面使人明瞭「聯合國」各主要國家之間的不同立場，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讀者把握「聯合國憲章」中一些與現實有關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

主席團與
表程序

大會一開始便碰到了主席的人選問題。當時美國以地主爲詞，想以斯退丁紐斯（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獨當一面，做求久的主席。經蘇聯代表團以拒絕出席相對抗，纔商定由中、法、英、美、蘇（按英文字母排列）五強的首席代表輪流擔

任主席。這看來是小事，卻也足以表露美國在戰後國際事務上的居心。一直到最近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一九四六年五月）不歡而散之際，蘇聯廣播指責美國「好爲人師」，據聯合社報導那廣播詞說：『若干人士視世界爲一大規模之學校，以美國代表居於教師地位。此種好爲人師之觀念實屬不近現實。持久之和平應以三大國間同舟共濟互相諒解爲必要條件。如依據圖霸世界者之意行事，則三強團結實不可期。』從這些話回想當時的情形，實有耐人尋味之處。

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與上一問題有着類似的意義。當時美國以及南美各國主張所有議案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便通過，蘇聯則堅持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纔能通過。美國爲什麼有這主張呢？因爲美國連南美各國在

「聯合國」中有二十一單位，加上在美國控制下的菲律賓等單位，便可以使美國的任何提案都能順利通過。美國的這一意向，在這次巴黎外長會議中也再度表現出來。巴黎會議破裂的主因，是因爲美國外長貝爾納斯主張把對保、羅、匈、芬等的和約內容交由即將召開的歐洲和平會議來處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則堅持由四國外長作初步決定。事後美國政論家李普曼拆穿內幕說：「貝爾納斯計劃的作者曾預料蘇聯在和平會議中將居於十四票對七票的劣勢；在聯合國大會中更居於四十四票對七票的劣勢。」

不過關於表決程序問題，在舊金山會議中已達到合理的協議。如「聯合國憲章」第十八條所載的，重要問題的決議應由到會及投票的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來決定，次要問題則有半數以上便可通過。（參看「聯合國

憲章」第十八條）

阿根廷與
波蘭問題

主席的問題解決之後，阿根廷和波蘭的出席問題又引起美蘇之間的激烈爭辯。美國主張邀請阿根廷出席，而反對波

蘭代表團參加。蘇聯認為阿根廷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會議，而波蘭臨時政府卻是有權派遣代表出席的。這種針鋒相對的立場，使問題由現實的處理變為原則的爭持了。

原來，照雅爾達會議的精神，參加世界安全機構的會員資格應有一種原則上的約束，那就是：入會的國家必須申明它的反法西斯立場，以及在事實上證明它的政府是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面。這一原則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無量血、汗與淚教訓出來的。新國際機構如果放棄這一原則，就難

免重蹈舊國聯的覆轍，再度變爲綏靖政策的庇蔭所，而將產生與維持和平及安全完全相反的效用。

阿根廷出席會議之所以成爲問題，就在於這一點上面。自從希特勒登臺以後，阿根廷便一直是納粹主義的維護者，並且本身也成爲一個典型的法西斯國家。雅爾達宣言曾鄭重表示：『完全毀滅納粹主義的一切形式和制度，俾使和平與民主的敵人永遠不至捲土重來。』而阿根廷，在過去是納粹在南美活動的大本營，在當時是納粹領袖的逃遁藪。而在以後，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它比西班牙可能更適宜於供作新法西斯主義再起的溫床。

阿根廷本來是汎美會議的重要成員。可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舊金山

會議開幕前兩個月）在墨西哥京城舉行的汎美會議，阿根廷破例地被拒絕參加，因為直到那時為止阿根廷的法勒爾獨裁政府一直沒有被美國承認。現在美國爲什麼主張邀請阿根廷出席會議呢？原來汎美會議製定了一種西半球聯防計劃，即所謂「查普爾特匹克法案」，事後阿根廷因爲感覺孤立，勉強簽字於這法案，並且裝出一種姿態，宣布向德、日絕交了。可是法勒爾政府還是原來的獨裁政府，阿根廷還是原來的法西斯國家。美國是爲着要使西半球全體國家在「聯合國」機構中成爲一個完整有力而獨立的體系，因此發動邀請阿根廷出席會議。在舊金山會議前夕召開的汎美會議本來就是爲着這一目的，後來大會中所發生關於區域組織的爭執也顯示了這一意向。

蘇聯反對阿根廷出席會議是爲着維護雅爾達會議的精神，爲着鞏固戰後世界的民主原則。可是美國代表團不顧美國國內以及世界輿論的反對，不顧蘇聯代表團的毅然退席，由英美集團的當然大多數票決把邀請阿根廷的議案通過了。從阿根廷政府此後所表現的種種行動來看，即使美國當局後來也坦白承認阿根廷的行爲是有害於世界和平的。

波蘭問題的爭執也是由於這同一民主原則所引起。波蘭是曾在二十六國宣言中簽字的，它的國土在這次戰爭中首先被蹂躪，而它的人民在最後擊敗納粹侵略者的努力中也作了不少貢獻，它的參加聯合國會議本來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發生問題的，是出席會議的代表由怎樣一個政府選派出來的問題。在雅爾達會議中，英美已經事實上否定了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

但是對於目前在波蘭行使職權的華沙臨時的政府的承認還有保留條件，就是『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英美當時反對波蘭出席舊金山會議，是因為華沙政府還沒有改組。但是它爲什麼還沒有改組呢？雅爾達宣言是蘇聯和英美共同簽字的，並且還由三國外長組成委員會來促進這一協議的早日實現，蘇聯當然不會反對臨時政府的改組。困難無疑地是在於『民主領袖』一詞的解釋不同。蘇聯堅決認爲應該容納的祇是那些在意識上積極表現反法西斯主義和在行動上對抗戰有貢獻的真正民主領袖，它並且認爲流亡政府當日的反蘇政策對於這次戰爭的造因應負一部分責任。因此，所謂容納民主領袖，決不是要容納倫敦流亡政府的領袖。而英美心目中所要容納的民主領袖，似乎正是倫敦波蘭流亡

政府中一些過去或現在的領袖。這是蘇聯所不能默認的。爲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在這次戰後，蘇聯決不能坐視它的緊鄰再度爲這些法西斯的反民主的反蘇份子所把持。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被英美慫恿回到波蘭去參加改組政府的一批流亡人物當中，有十六人經蘇聯法庭審判之下，都承認了曾犯故意妨礙抗戰工作罪（領導祕密組織襲擊解放波蘭的紅軍和波蘭愛國志士）。經過這一内幕的解破之後，新的波蘭民主政府便順利地改組完成了。可是在舊金山會議開會期間，波蘭代表團始終沒有機會出席參加，不能不認爲一大憾事。當時英美的意向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企圖在波蘭保存一些自己方面的勢力，以爲將來對蘇外交的運用。這種意圖一直到最近外長會議關於對羅、匈、保、芬等國和約的爭議中依然發揮特殊的作用。其

實英、美完全算錯了。它們想利用改組政府和訂立和約的機會，在東歐重建戰前的勢力範圍。這勢力範圍的玩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美曾認為是一條理想的防蘇堤或反蘇跳板，而實際上卻被希特勒德國利用了來離間民主國家，以進行各個擊破。結果是，英美搬起石子打了自己的腳背。這一經驗教訓是值得人們警惕的。

否決權與
小國問題

這次「聯合國」機構的組織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有一個賦有具體權力的安全理事會，在它之下設立「軍事參謀團」，由各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織而成，可以向任何會員國調遣軍隊或利用軍事根據地，以從事制止侵略行爲。

這安全理事會由十一個會員國組成，其中七個非常任理事的任期爲兩

年，另外五個常任理事由英、美、蘇、中、法五國擔任，是永久職。這五個常任理事國（即所謂五強）並且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議案每一國都保有否決權。

這五強的常任職和否決權，當時被許多人認為是強權政治的合法化，在大會中引起最熱烈和最長時間的爭辯，各小國提出質問和修正案的有二十二項之多，直到閉幕那天才勉強獲得協議（當時以二十票對十票通過五強協議案，但有十五國棄權，五國缺席）。最後的決定是：『關於程序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決定之。對於其他一切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決定之』（參看憲章第二十七條）。這是說，除了一般程序問題外，五強中任一國對於安全理事會

的任何議案都保有否決權。

這似乎對於小國在「聯合國」機構中的權利有重大威脅。當時小國中以澳洲外長伊瓦特爲領導，發出強烈的抗議。在爭論過程中，後來英美也傾向於同情小國的主張，獨蘇聯堅決維持原來的立場。這似乎是難以令人索解的。蘇聯一向支持弱小民族的利益，現在爲什麼反有這種主張呢？

問題的關鍵是，如果人們肯於正視現實，就必須承認戰後的世界，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對立的世界。世界和平的工作，必須以這兩個體系的協調爲出發點。正如李普曼所坦白地說出的，『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中將居於四十四票對七票的劣勢』。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如果沒有否決權，對於一切國際事務必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處於被宰制的地位了。蘇

聯常不能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美等十多國興兵干涉它的內政，以及隨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形勢。直到今天，「西方集團」，「英美軍事同盟」，「西半球聯防」等玩意還層出不窮呢。

就否決權本身來說，原不過是一個理想與現實的先後問題。現實的形勢是，祇有強國纔有足夠的力量造成世界戰爭，也祇有強國才有足夠的力量保障世界和平。世界戰爭開始於強國的分裂，世界和平奠基於強國的團結。這次戰爭是由三強或五強的團結來贏得的，未來的和平也必須靠五強的團結來維持。

五強在安全理事會中對於任何爭端的任何解決辦法保有否決權，這不是象徵強國的走向分裂，而是象徵強國的走向團結。因為否決權有消極和

積極兩方面的意義。從它的消極意義來說，處理任何爭端的任何辦法，必須靠五強的一致努力纔能生效。如果一種解決爭端的辦法未經五強一致同意而逕付執行，這不單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實際上在製造和擴大糾紛了，因為不同意的強國顯然與這糾紛有着重大的利害關係。從它的積極意義來說，當糾紛已經發生，而且牽涉到五強本身的利害關係時，爲達到一種可以希望一致採納的解決辦法，五強之間必須事先尋求協調的途徑，以達到互相讓步的目的。這樣，否決權本身就能促進五強的團結，並且有阻遏戰爭的效用。

當然，如果有一種糾紛在五強之間不能獲得最後的協調，任何國際機構都不會有能力阻止戰爭發生的。關於這一問題，斯退丁紐斯當時的答覆

便很夠現實：『有人說，五常任理事國之一，倘有侵略行徑並拒絕承認世界組織的機構，那麼結果又將如何？倘有一侵略國其本身所投的反對票足以阻止理事國對其採取武力強制手段，那麼我們對於該侵略國究有什麼樣的遏制辦法？果有此事發生，我們的答覆極簡單，就是不論投票表決與否，另一世界大戰就要發生，而世界機構就宣告失敗。』

安全理事會是一個處理現實問題的機構，它必須從現實的觀點出發。祇有現實問題被逐步解決了之後，最後的理想纔能達到。這是「聯合國」機構與舊國聯一大不同之處，也是新國際機構對於未來和平可能有實際貢獻之處。

託管制度
與殖
民地問題

敦巴頓建議案本來沒有「託管」這一章，後來在雅爾達

會議中才商定一項原則，即下述三種土地應置於國際託管制

度之下：（一）舊「國聯」的委任統治地，（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三）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

國際託管制度並不是一種全新創造的辦法。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聯」所實施的「委任統治制」的繼續或發展。在那次戰爭結束後，戰敗國如德國和土耳其在非洲，近東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被用「委任統治」的方式在幾個主要的戰勝國之間加以分配了。分得這些土地的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和日本。土耳其在近東的屬地伊拉克、巴力斯坦和外約旦歸英

國統治；敘利亞和黎巴嫩歸法國統治。德國在非洲的屬地分由英、法、比利時和南非聯邦統治。德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分由日本、澳洲及新西蘭統治（赤道以北的歸日本，以南的歸澳洲和新西蘭）。這樣一種分配，是在美國參戰之前由英法和英日之間的密約預先規定了的，因此美國沒有得到任何領土，在當時，美國對於歐洲的事情雖然不大願意過問，但是在亞洲它卻有着重大的權益。因為美國自從一八九八年戰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之後，它的外交政策的指針在「美洲門羅主義」之外又加上了「亞洲門戶開放」了。赤道以北的前德國殖民地（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等）交由日本統治，對於美國這方向的發展予以很大的威脅。當時美國極力反對這種制度，它也因此不願加入「國聯」。

可是，在這一次的舊金山會議中，國際託管制的方案是由美國首先提出來的。當時人們的推測是，美國爲着本身的安全，不能不取得太平洋航路上的一些重要根據地（包括上述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和原屬日本的若干戰略要地如琉璜羣島、小笠原羣島、琉球羣島等）。但是爲着不違背大西洋憲章不能有任何領土要求的原則，美國又不能正式歸併這些土地。國際託管方案便是爲着這一要求而出現了。

不過，根據雅爾達協定應置於國際託管制之下的土地遠比這些戰略地區範圍較廣。而在另一方面，這次美國所建議的託管方案，跟以前委任統治制有一顯著不同之點，就是聯合國家在託管地區內有着平等的社會經濟權，這種權利在從前的委任統治地祇屬於受委託治理的國家所獨有。有許

多理由可以使我們相信，在戰爭中高度膨大了的美國生產力，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自行解決，便要求全世界所有地區的尤其是落後區域的「門戶開放」。

在這雙重的動機之下，美國的方案便有所謂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即經濟區域）的劃分。而這樣的劃分，卻首先碰到大殖民地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激烈反對。

在這初期階段，英美之間有着下列三點的意見分歧：第一，英美都贊成託管區應有軍事安全設施。不過美國希望有兩種託管地區，即屬於安全理事會下的戰略區域和屬於大會下的非戰略區域；英國卻認為所有的區域都可設防，都應隸屬於大會之下。第二，英美都不贊成由外人監督戰略區

域，不過美國認爲大會可以監督非戰略區域，英國卻不同意國際機構有何監督權。第三，美國希望各託管區域「門戶開放」，英國卻主張各託管區域應有商業限制，像英國的自治領那樣。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英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並不完全一致的。不過它們的立場也有一致的地方。那一致的地方，就是不能動搖殖民地制度的根基。而英國所反對的，是託管區域的「門戶開放」。英國之所以不贊成有非戰略區域的劃分，就是由於這一點。英國認爲凡是託管區域，都不願有第三者去過問。

到了第二個階段，當託管制度的最後目標被提到議程上，美國的最後意向便表露出來了。國際託管的目標是「促進附屬人民的獨立」，這本來

是美國的方案所提出，而曾得到中蘇兩國的支持的。但是後來美國代表史塔生忽然聲明撤回「獨立」一詞，而附和大殖民地國家英法等的以「自治」爲最後目標。美國態度這種一百八十度角的轉變，是有它的理由的。

原來，前一階段的英美之爭，是在殖民地制度的範圍之內進行的。美國爲了追求落後區域的「門戶開放」（貿易自由），因而喊出了「獨立」的口號。與這同時，美國代表團還主張下列兩點：（一）國際託管區域應無經濟歧視；（二）國際託管理事會應有權在託管區域進行調查。當時美國所提的方案中，所謂託管理事會祇由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參加，中、蘇兩國並不被包括在內。可是，當非殖民地國家的蘇聯和中國也表示了立場，堅持以「獨立」爲託管的最後目標時，殖民地制度內部的問題便發展爲殖

民地制度與非殖民地制度之間的問題了。美國究竟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是不願意看着殖民地制度被澈底清算的。

經過五強之間的折衷與讓步，這問題最後獲得了協議：（一）託管制度的目標是，依照各有關民族自由表示的願望實行「自治」；（二）中、蘇兩國在將來的國際託管理事會中享有永久席位。（參看「聯合國憲章」第十二章）

從這兩點看來，國際託管制比之舊「國聯」的委任統治制已經有了進步，不過這種進步還是有限度的：第一，在託管理事會中，並沒有給殖民地人民的代表留下位置，來參加處理有關他們本身利害的事情。第二，由於「自治」這一限制，附屬民族的最後命運仍然被掌握於治理它的國家的

手中。這樣，託管制度跟任何殖民地問題的最後解決之間，便還存在着一段距離。

區域安全
與世界
合作

前面我們會提美國對阿根廷態度的前後不一致。這問題牽涉到一個區域組織，就是西半球的汎美體制。在舊金山會議中，引起區域制度問題最大困難的，也就是這個組織。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規模完備的區域組織。

汎美運動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歷史（第一次汎美會議舉行於一八八九年）。在以前，這一運動一向是阿根廷對美國競爭拉丁美洲領導權的對象。每次汎美會議，阿根廷都從中破壞。因此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墨西哥京城舉行的汎美會議，阿根廷沒有被邀請參加，而一個團結美洲國家共同防

禦侵略的「查普爾特匹克」方案便由全體一致通過了。由於這一方案的通過，醞釀半世紀以上的汎美體制終於建立起來了。

但是爲着這一體制的完整，在這次會議開過之後，阿根廷被勸請在查普爾特匹克方案上簽了字，並且宣布對德、日絕交。阿根廷這一舉措，當時是以被容許出席舊金山會議爲交換條件的。因此可以說，阿根廷是以汎美體系之一員的資格，而不是以「聯合國」之一員的資格，來參加舊金山會議的。當時美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那樣堅決地主張邀請阿根廷出席會議，就是爲着這一理由。

雅爾達會議決定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製憲會議之後，美國政策便臨到「世界合作」與「孤立主義」的十字街頭了。羅斯福總統從雅爾達會

議回國後向國會報告說：『雅爾達會議是美國歷史的轉捩點……我不久便可向美國參議院和美國人民提出一次重大決定，足以決定未來幾代以及全世界的命運。這兒並沒有供給我們袖手旁觀的餘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便要負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

羅斯福總統所說的「重大決定」，是指行將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製憲會議。當時美國自身的感覺是，正如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所表白的：『在短短二十五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與一次可怕的世界性的經濟蕭條，當已懂得了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與經濟上的國家主義都是毫不現實的打算，祇足以爲美國以至世界招致普遍的災難。』（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在芝加哥外交協會的演講）

但是，美國怎樣從「孤立主義」踏入「世界合作」呢？美國孤立派的勢力是相當雄厚的，他們對於美國的政策常有決定性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於是想出了一種兩全的辦法：它要挾着「汎美體系」去參加世界安全機構。「汎美會議」召開於雅爾達會議之後與舊金山會議之前，以及「查普爾特匹克」方案的美洲聯防計劃的製定，和阿根廷的被邀請出席，正是爲着這一目的。

因此，在舊金山會議中，區域安全制度的問題便展開激烈爭論。當時美國沒有出面，卻裝作調停人，而由拉丁美洲國家提出並堅持「汎美體制」要獨立於世界安全機構之外，不受「聯合國」憲章的任何束縛。這顯然是違背世界合作的原則的。美洲國家可以利用世界機構干預別人的事，而它

們自己的事卻不容外人過問。這樣明顯的立場，是無法令人相信美洲國家對於未來的世界合作有任何誠意的。

經過蘇聯代表團以及美國國內輿論的激烈反對，美國不得不真的提出調停的方案了。五月十五晚斯退丁紐斯宣布說：「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代表團已就區域安全制度的問題成立協議，這一協議是以美國所提出的世界安全機構對於汎美體制應有優先權一項原則為基礎。關於汎美體制的最後方案，將交五強再加檢討，然後提交區域組織委員會。」問題就這樣告一段落後。

後來關於加強區域組織在和平解決爭端上的地位，得到了這樣的協議：這種區域機構得代表國際安全機構負責行使權力，應付各種尚未發展

到危害世界和平程度的區域性糾紛；亦得任安全理事會的代理機關，就地解決已經安全理事會調查過並已擬定和平解決方法的糾紛事件。（參看

「聯合國憲章」第八章）

事隔一年，今天我們又聽到西半球聯防的計劃了，美國並且在準備自告奮勇地給所在拉丁美洲國家全副武裝起來。我們希望美國政策的執行者翻一翻國會的檔案，重溫羅斯福總統的警告：『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就要負擔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

四 聯合國大會與世界安全問題

組
織
工
安
全
問
題

舊金山會議根據敦巴頓建議案增刪修正，把「聯合國憲章」製定之後，便由各國代表帶回去請政府批准，同時推舉十四國代表（包括五強）組成臨時籌備委員會，籌備「聯合國」機構的第一次正式大會。

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已經有三十個國家批准憲章，照規定超過半數，便已實際生效。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臨時籌備委員會的召集，五十一國代表在倫敦西寺的臨時會址舉行籌備會議，決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

倫敦原址召開「聯合國」機構第一次全體大會。

一月十日在倫敦西寺開幕的「聯合國」第一次大會，它的主要任務是按照憲章進行各種組織工作，如安全理事會六個非常任理事的選舉，經濟社會理事會十八個理事的選舉，大會祕書長的選舉，世界法院十五個法官的推舉，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建立，託管理事會的組織，新會員加入的審定，以及召開軍事參謀會議和組織世界軍隊等等。

組織工作的進行是相當順利的。安全理事會的六個非常任理事，在開會的第二和第三日便選出了：澳洲、巴西和波蘭的任期是二年，荷蘭、埃及和墨西哥的任期是一年。這些非常任理事國是有着地域的均分性的，如澳洲屬於西南太平洋，巴西屬於南美，墨西哥屬於北美，波蘭屬於東歐，

荷蘭屬於西歐，埃及屬於非洲。這一原則在舊金山會議時便會商定，并列入「憲章」第二十三條。

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十八個理事也在第四天全部選出了：任期三年的是中國、秘魯、法國、智利、加拿大、比利時六國，任期二年的是蘇聯、英國、印度、挪威、古巴、捷克六國，任期一年的是烏克蘭、希臘、黎巴嫩、美國、哥倫比亞、南斯拉夫六國。

這兩次選舉都表現了「聯合國」各國間的協調和互讓精神。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本來加拿大與澳洲機會相等，後經加拿大聲明棄權而澳洲當選了。經濟社會理事會本來新西蘭與南斯拉夫勢均力敵，後經新西蘭棄權而南斯拉夫當選了。新國際法庭法官的選舉，最初由大會自四十國中選

出法官七十八人爲候選人，後經安全理事會選定十五人，中國的徐謨博士，蘇聯的克拉洛夫教授，埃及外長巴達維，波蘭的維尼亞斯基等當選。大會祕書長的人選，最初也經過爭執，後來也在互讓的精神下，由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全體一致推選挪威外長賴伊擔任。

「聯合國」機構的永久會址問題，從舊金山會議時起就議論紛紛。去年（一九四五）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的籌備會議大致決定「聯合國」機構的永久地址將設於美國東部，但還沒有確定的地點。後來組織一個「聯合國機構會址勘察團」到美國東部去調查，回來向「聯合國」第一次大會提出報告，纔於大會閉幕（二月十四日）前全體一致核准永久會址設於紐約及康納蒂克兩州間之威契斯特——阜亞菲爾鄉區，又因建築不及，暫以紐約

市爲臨時會址所在地。

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組織中唯一的權力機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選出之後，便開始處理世界機構的最基本工作——安全問題了。

依照「憲章」的規定，凡是發生於國與國之間有危及世界和平的事，任何國家都可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安全理事會對於國際爭端的處理，可以看事態的輕重，運用討論、調查、調解、經濟或武力制裁等方法。安全理事會之下設有軍事參謀團，由各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組成，必要時可調遣任何會員國的軍隊或使用其根據地來制止侵略行爲。（參看「聯合國憲章」第五至七章）

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到，「聯合國」機構並不是一個主權機關，不是

一個「世界政府」。它的成功是依靠於各會員國之間，尤其三強或五強之間的和衷共濟和開誠合作，而不是依靠於法令或武力。當人剝削人的制度還存在時，世界上是隨時會有戰爭的原因產生，並且是一觸即發的。「聯合國」機構的責任，主要是在於消除原因，而不是追尋結果。它更不能被某一二國家利用為組織強權政治的根據地，利用票數來抑制別國的合理願望，造成不可收拾的國際糾紛。祇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纔能了解到三強或五強合作在處理任何國際爭端上的必要。也是從這一角度出發，讓我們來檢討一下「聯合國」今年兩次安全理事會所討論的問題。

在談到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個別爭端之前，還有兩個與一般安全有關的問題，是由「聯合國」全體大會所處理的，

原子管制
與託管地

要在這裏簡略介紹一下：就是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和國際託管理事會的設置問題。這兩個機構是直接隸屬於全體大會的。

自從英、美、加三國領袖去年（一九四五）十一月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談怎樣共同保守原子彈祕密的問題後，英美集團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便愈加惡化起來。三國會談之後所發表的「原子能宣言」，露骨地說出了英美是以保持原子彈祕密爲對蘇外交的討價工具。九月間（一九四五）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的破裂，正是由於這原子彈祕密從中作怪。美國雜誌上有一幅漫畫，描寫山姆叔叔一手拿着原子彈祕密，一手拿着美國製的和約，趕去開外長會議，把英美這種心理暴露無遺。直到最近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今年五月），還是這東西在裏面作祟，致使會議不歡而散。當時蘇聯

「新時代」雜誌駐巴黎訪員曾指出：『巴黎外長會議之失敗，乃由於英美兩國採取「著名的原子外交」所致。英美兩國代表在外長會議中對於最感棘手之問題所取態度，並非基於各該國生存攸關之真正利益，亦非基於國際安全與永久和平感，更非為保衛若干小國打算，其用心別有所在。英美兩國外交政策自數月以來，有一顯著之特徵，即傾向強權政策，採取原子外交是也。』

「原子能宣言」有兩個要點：一是在國際安全未得保證前，原子彈祕密暫由英、美、加三國保守；一是建議在「聯合國」機構內設置原子能管制委員會，邀請蘇聯參加。在這宣言發表之後，華盛頓方面傳出：『蘇聯政府將被請說明其安全上之最後需要，以為共享原子能力之先決條件，第

「第二步當向明年（一九四六）一月在倫敦舉行之聯合國第一次大會正式建議設立原子委員會」。英國外相貝文則在倫敦叫囂，要蘇聯「攤出手中的牌」。而莫斯科方面的反響是：「認爲故弄玄虛。英美一方面引誘蘇聯吐露情報，自己則保守原子彈祕密不放。」

因此，當美外長貝爾納斯在倫敦向聯合國大會建議設置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並鼓吹促其早日成立時，卻聲明原子能管制委員會所涉及的：「並非原子能如何製造之問題，而爲如何爲和平之利益計而加管理。在聯合國憲章下，聯合國大會與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均無權強迫任何國家採取某種之行動。」杜魯門總統也曾向共和黨議員范登堡（著名孤立派）書面保證：「美國在檢查與管制之安全辦法成立前，決不向任何國家」包括蘇聯在

內）透露關於原子能設備之祕密。」

這就是說，原子能的管制是一問題，原子彈祕密又是一問題。國際原子能管制委會的成立，並不妨礙於原子彈祕密的保守。英美知道蘇聯對於原子能的研究也有很大的發展，並且可能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不過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是趨重於工業上的應用，而對原子彈製造的祕密或未得其奧祕。因此英美希望通過「聯合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情報，探悉蘇聯在原子能研究上的進展情形，並藉此窺探蘇聯工業結構的內幕。其實這一意圖，在「原子能宣言」中便透露出來了。那宣言第六點說：

「吾人曾考慮宣布原子能適用於工業之情報，認為在未有確切保證前，遽而宣布，不但不能有建設性之效果，反將引起破壞性之效果。但

吾人願與聯合國之任何國家，相互交換關於工業性原子能發展情形之情報，一俟能有確切之保證，即可實行。」

在貝爾納斯的鼓吹與敦促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終於在「聯合國」大會下成立了。可是距今半年，原子彈對於人類和平的威脅依然絲毫未減。最近美國還大事鋪張，準備在太平洋試驗新製原子彈的威力呢！據說用作靶子的戰艦，事後要完全消燬，以防洩漏祕密。

原子能管制委員會雖成立而沒有工作，託管理事會則期待了許久，一直成立不起來。

在大會開幕之初，倫敦英方曾放出空氣，說要將英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獲得的委任統治地，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置於「聯合國」的新託管

制下。可是等到英首相貝文十七日晨在大會發表演說時，祇答應把非洲的坦甘尼加，喀米隆和吐哥蘭三處不毛之地移交託管，並且接着聲明：『各該委任統治之人民與全世界均應明白知悉，在託管制之最後目的（即自治或獨立）能以達成前，現政權仍將予以維持。』這就是說，保持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於該數地不變。關於外約但，貝文說要使它成爲「獨立國家」，巴勒斯坦問題要待英美調查委員會來決定。據說也要扶助它獨立。當時英國各保守派報紙對貝文的演說大加讚揚，倫敦泰晤士報解釋說：『英國政府雖對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前所得之殖民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國聯委任統治之殖民地仍保持區別，但最後之目標，仍爲一致，即使二者逐漸在政治經濟上獲得進步，繼則組織自治政府，迄最後獲得獨立。』

英國這種扶助殖民地「獨立」的姿態，其實是別有用心的。到現在這用心便更加明顯了。在這次巴黎外長會議中，英國的計劃也是要使前義屬北非的殖民地利比亞（包括的黎波里和昔蘭尼加）不受國際託管而「獨立」。這和外約但及巴勒斯坦的「獨立」是同一作用的。因為英國的駐軍被迫退出埃及之後，為加強和保持對地中海和蘇彝士運河的絕對控制權，便要想把這些地方都變成前埃及的替身了。英國的駐軍之所以遲遲不退出希臘，也正是包含這同一動機。

同時，英國保守派報紙在這事件上還暴露了英美朋比為奸的意向，當時新聞紀事報評論員巴特萊特寫道：『吾人希望前時一般斥責英國為帝國主義之美國人士，今日應以貝文之宣示與杜魯門總統所稱太平洋島嶼應受』

美國單獨託管一節，互相比較。此輩對於英國批評之人士，如經吾人反問，美國所云單獨託管與舊時併吞手段有何分別，則英國可由此得到寬恕。

美國是當然能夠寬恕英國的。因為美國不單曾堅持太平洋上一切從日本得來的島嶼要永遠受它管治，並且最近還要在北大西洋的冰島樹立軍事根據地。這樣一來，美國的安全國界便把太平和大西兩洋全部囊括在裏面了。

在當時的「聯合國」大會中，雖然有蘇聯代表葛羅米柯的呼籲：希望各大國實施託管制，執行聯合國籌委會的特別決議，邀請若干「聯合國」會員國，從速採取步驟，將屬於該類的領土，改換為託管地。可是英美方

面，祇有「言辭」，而無行動。因此大會等待了多時，終於不得不決定「展緩成立託管理事會」。因爲各大國不肯交出殖民地和前委任統治地，連新近從敵國（日本）得來的土地也把持不放，託管理事會未受所託，無事可管，是沒有成立必要的。（按「憲章」規定，託管理事會成立之前，託管各政府須先有所協議。）

伊 朗
問 題

安全理事會成立之後，一月十七日在倫敦開會，第一案受理的就是伊朗對蘇聯的控訴。伊朗問題一直在安全理事會被討論着，直到二月十四日大會閉幕，還沒有得出結果。三月廿五日安全理事會移到紐約開會，這問題又被重新提起，一直到五月底，這案件還被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

伊朗問題本身在安全理事會中的發展是微妙而離奇的。當「聯合國」第一次大會在倫敦召開之初，英國便在背後慫恿伊朗向安全理事會控訴蘇聯駐軍干涉伊朗的內政。可是這問題還未在安全理事會正式討論，提出控訴案的伊朗哈基米內閣便倒台了。新任總理薩爾泰納即訓令伊朗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與蘇聯代表直接談商伊朗申訴蘇聯問題。這意思就是把問題從會內移會外，也就是暗示安全理事會可以撤消這一案件。薩爾泰納同時在國內宣布將與蘇聯政府直接談判，後來薩爾泰納並且親自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去進行這一談判。

可是伊朗代表團是前任總理所委派的，他們本來是些反蘇先鋒，不肯接受新總理的訓令。同時英美方面既已抓到這一損害蘇聯聲威的機會，便

不肯放鬆，反慫恿著名反蘇份子伊朗駐美大使阿拉出來提供假情報，誣蔑蘇聯，甚至和本國政府採取公開對抗的立場。因此伊朗問題便由倫敦而紐約，被「無限期」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據塔斯社德黑蘭五月三十一日電，這位寶貝阿拉最近已被伊朗政府撤職了，理由是：『因阿拉於許多情形之下，在安全理事會發表未經核准之聲明，違反政府之訓令，因之與政府之一般政策相背離』。）

蘇聯一直認為『無所謂伊朗問題』，就是說，伊朗問題是伊朗的內政問題，因此它反對把這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而於反對無效之後，便始終拒絕參加這一問題的討論。

究竟伊朗問題是怎樣一種問題呢？

原來在戰後歐洲的民主浪潮（包含土地改革）衝擊之下，伊朗北部阿塞爾拜然省民主派發動了自治運動，於去年（一九四五）十一月組織自治政府，宣佈自治。

阿塞爾拜然省自治運動的內在因素，首先是切身的人民生活問題，其次是種族問題。直到現在，伊朗全境都在封建地主的統治之下。據紐約時報駐伊朗通訊員達尼爾的報導說，伊朗的耕地有百分之七十五掌握在完全脫離土地收租過活的極少數大地主手中，祇有百分之一為小農所有。大多數人民（主要是農民）終身為債務所纏，每天掙扎在飢餓線上。這和印度的情形沒有什麼兩樣。

這一內在因素是久已存在的，通過東南歐的土地改革而爆發了。土地

改革與民主政權是分不開的。顯然地，祇有在民主政權的治理下，這種根深蒂固的土地壟斷制纔能被清算，人民的生活痛苦纔能被解除。

阿塞爾拜然省的自治運動又牽連到民族問題，因為住在這省境內的人民大多數是喀斯族人（Kurd），他們與蘇聯阿塞爾拜然共和國的人民是同種的。這喀斯族人還有很大的數目居住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他們在古代聚居於裏海以東六萬平方里的地帶，構成「喀爾迪斯坦」。其實，民族問題在這次運動中並不是主要因素，它不過是作為一種團結的方式罷了。當然，蘇聯阿塞爾拜然共和國的同族人的自由生活，給他們以很大的刺激。而這自治運動又恰恰在蘇軍根據條約留駐伊朗北部的期間發生，這就更給反動派以藉口了。

蘇軍於一九四一年七月開入伊朗北部，是根據一九二一年的蘇伊條約的（註）。因爲當時希特勒德國從東邊進攻蘇聯，同時納粹份子在伊境大肆活動，威脅蘇聯的南疆。英美的軍隊也同時開入伊朗南部。當時英、美、蘇三國與伊朗訂有協定，聲明於戰爭結束後六個月內從伊境撤兵。

在安全理事會的倫敦時期（今年一月），伊朗問題的主題是蘇聯干涉伊朗的內政。因爲從九月二日日本簽降算起，到今年三月二日纔滿六個月。撤兵問題不能成爲堅強的論據。可是到了安全理事會的紐約時期（今年三月），撤兵問題便立刻被提升爲伊朗問題的主題了。蘇軍因爲事實上

（註）蘇伊條約中有一段說：『如波斯（即伊朗）境內有不利於蘇聯的叛亂，紅軍

可開入鎮壓。』

的困難，有一小部分的撤出伊境延遲了一些時日，英美便藉此大做文章了。

可是，當蘇軍依照諾言於五月六日全部撤離伊朗，而伊朗政府也向安理事會和英美政府報告證實後，英美卻還拉出伊朗駐美大使阿拉來提供假情報，「表示懷疑」，因而硬把伊朗問題「無限期」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等候『隨時應允任一會員國之請，繼續討論該案』。這就未免把尾巴都露出來了。

英美爲什麼這樣千方百計利用伊朗問題來煩擾蘇聯呢？一句話說穿，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權力政治的老玩意（不過現在變爲英美集團了）。英國年來正在努力經營一條從直布羅陀，經過義大利，希臘，土

耳其，直到伊朗的權力帶，以圖掌握整個歐洲大陸而防阻蘇聯的東進，這計劃自然是爲美國所讚賞的。此外，美國戰後正籌劃向中東作經濟的滲入，伊朗北部的油田（南部油田已由英國獨佔）正是理想的獵物。

不過，英、美這樣利用自己方面的多票數，拿「聯合國」機構來做強權政治的試驗場，未免太危險了。因爲好玩火者常常會燒傷自己的手指的。

希臘與印
度尼
西亞問題

蘇聯究竟不是一個可以隨便受人擺佈的國家。蘇聯的對外政策一向是決不挑戰卻一定反擊的。伊朗問題在安全理事會出現，蘇聯一早就看出是英美（最初是由英國打頭陣）的無理挑戰。這顯然是與三強繼續合作維持世界和平的原則背道而馳的。因此，蘇聯也不

甘示弱，向安全理事會控訴英國駐兵希臘和印度尼西亞（荷印）干涉這兩國的內政，威脅世界和平。

蘇聯這一控訴的動機雖然出於反擊，而英國對希臘和印度尼西亞的政策確實值得研究，英軍在這兩地的行爲是否會造成威脅和平的事態，也無人敢加以否定。

就希臘問題來說，如前面所曾提到的，希臘是英國在這次戰後所經營的歐洲權力帶的一環，它並且是英國在東地中海和巴爾幹勢力的重要守望台。依照陳舊的帝國主義觀念，放棄了希臘，英國不單不能再染指巴爾幹，並且從直布羅陀通達中東和遠東的海上通路也被阻扼了。

因此，自從一九四四年秋季英軍在希臘登陸配合希臘地下軍解放雅典

後，英軍便盤踞不去。後來並且採取邱吉爾——斯考比政策，解除希臘人民解放陣線的武裝，扶助保皇派建立反動反人民的政府。這個政府成立之後，便大捕民主份子，限制人民自由，在希臘造成空前的恐怖與飢荒。

當東歐和巴爾幹各解放國家正邁步走向民主政治和土地改革的新時代之際，東地中海一隅的希臘這種局勢的存在，顯然對歐洲的和平有着嚴重的威脅。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問題，決不是無的放矢的。

當問題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之後，英國外交部 and 希臘政府唱了齣雙簧戲。一方面英外相貝文故裝鎮定，『要求將希臘與印度尼西亞問題付諸討論』，同時希臘總理沙富里在雅典發表聲明：『英軍駐於希臘，係得希臘政府之同意。』貝文這一舉措，目的是要使安全理事會具文證明英軍駐在

希臘並未干涉希臘內政，也不威脅和平。這樣一來，今後英軍在希臘的行動，便有「聯合國」為護符，可以堂堂正正地為所欲為了。貝文認定英美集團在安全理事會的多票數，相信這一步棋是十拿九穩的。

可是希臘本身的事實發展卻使貝文的主意露了破綻。原來反對蘇聯向聯合國議會提出希臘問題的是這樣一個集團，據聯合社一月二十三日雅典電說：「希臘保皇黨、民黨及自由黨等十黨最近成立中央及右派集團，因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英國駐兵希臘問題，表示驚訝。」

這些保皇黨之類在希臘幹些什麼事情呢？同日聯合社卡瑪拉電說：「保皇黨二千人，據守山中要塞，經政府軍用砲轟一小時，即有叛軍領袖一人遣使要求停戰。諾勃爾上校係英國派駐希臘外交部調解員，當即單身

入山，與叛軍領袖協商。」

從這一則電訊看來，希臘國內情形的混亂便可想而知了。保皇黨，政府軍，英軍在這裏面周旋着，他們除了壓迫人民這方面是一致的外，這些反動派自己之間是充滿着功名利祿種種矛盾的。而英軍在這當中出現爲保皇黨法西斯份子與反動政府之間的拉攏人，英國對希臘的政策便不問可知了。

希臘問題在安全理事會經過一場激辯，最後貝文還想要安全理事會在決議案中書明英國駐兵希臘並不構成對於和平的威脅等字樣。這當然是遭受蘇聯否決的。後來經貝文表示『英國願儘早自希臘撤兵』，蘇聯以已達到了暴露事態本身的目的，爲保持三強合作共維和平的精神，便接受美國

的調停，把案件了結，而並未要求將希臘問題『無限期』保留於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蘇聯這種顧全大局的誠懇態度，是值得英美政治家反省的。

印度尼西亞問題是由烏克蘭代表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主題是日本投降後在印度尼西亞登陸的英軍以解除日軍武裝爲名，實際上是利用日軍進攻印度尼西亞人民，壓制東印度的獨立運動。雖然貝文巧辯說，英軍的目的是『繳日軍軍械並解放被日軍囚禁的大批英荷僑民，而且這是應荷蘭政府的要求做出的』。應荷蘭政府的請求也許是真的，因爲英荷兩國政府對於殖民地問題是一個鼻孔出氣的。但是英兵英艦和英機在巴達維亞和爪哇等地對印度尼西亞人的大規模暴行，並且還利用戰敗國日本的武裝來殘殺印度尼西亞人民，幫助荷蘭政府鎮壓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獨立運動，顯然

是違反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的。

印度尼西亞本來是荷蘭的殖民地，英國對這地方爲什麼這樣熱中，而且甘與東印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作對呢？原來印度尼西亞問題是戰後殖民地問題的一個典範。當世界法西斯的主力被擊敗後，擺在「聯合國」面前的第一個任務是解決殖民地問題。這殖民地問題，曾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也是今後世界持久和平的最大絆腳石。可是殘酷的經驗教訓並不能警覺帝國主義者獨佔利益的迷夢。英國人民爲世界大戰洒下的血跡未乾，帝國主義者們又向世界各地去播殖戰爭種子了。

英軍在印度尼西亞的行動，是有着雙方動機的。首先是維護殖民地的系統，其次是保持英國在東印的半獨佔性的經濟地位。

關於頭一點，早在去年舊金山會議中英國的意向便透露出來了。當託管問題被提出之後，英國起初聲明不願意任何國家過問它的殖民地權益，其後便與美國發生戰略地帶與非戰略地帶的爭執，最後又聯合美國與蘇聯發生託管制度最後的目標是自治或獨立的爭執。英國的一貫態度是殖民地的宗主國獨佔經濟權益不能開放，託管制的最後目標祇能是臣屬於宗主國的有限自治。換句話說，現在的殖民地系統是必須保存的。在這次倫敦的「聯合國」大會中，英外長貝文關於託管地問題的表示，也把這一意向申述出來了（參看上節託管地問題）。

在印度尼西亞的事件中，英國是不惜武力，甚至於利用投降國日本的武力，來維護這一系統了。因為透過帝國主義者獨佔利益的眼鏡來看，印

度尼西亞獨立運動如果成功，不單英國在東印約值二萬萬美元的投資可能受到損失，並且這運動立刻會影響到鄰近的英屬印度，緬甸，馬來亞，甚至於東印的地帶了。

事實並沒有拋棄帝國主義者們的預測。當英艦飛機大砲在爪哇等地咆吼得驚心動魄時，英屬各殖民地的人民起來響應了：印度人民重申「請英人離印」的決心；緬甸人民頭一次大胆地喊出了「緬甸人之緬甸，而非英人之緬甸」；馬來亞人也舉行示威遊行了；埃及人民空前地舉國一致團結起來，以行動要求英軍永遠撤出埃及。然而殖民地人民這種普遍一致的覺醒，不是直接受影響於印度尼西亞的所謂「叛亂」，而是英國的戰艦飛機和大砲轟出來的。

英國最初還誣蔑印度尼西亞獨立政府是日本支持的傀儡組織，因此，英軍以鎮壓「叛亂」爲名，企圖幫助荷蘭消滅這一獨立運動。可是在這當中，英國卻是自己利用起未解除武裝的日軍來，便使這一飾詞不攻自破了。

事實上，當時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領袖蘇卡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早在一九二七年便開始有組織的行動了（當時有「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組織）。在日本正式簽降之前半個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蘇卡諾便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同時申明其意向說：『印度尼西亞人的運動是爭取自由的運動，這運動完全是以民主精神來實現而網羅一切黨派參加的。這不是反對白人的運動。印度尼西人進行的是反對繼續荷蘭人

擷取印度尼西亞人的殖民地政策的鬪爭。』

這分明是大西洋憲章，德黑蘭宣言，雅爾達聲明，以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的一種具體實踐，而帝國主義者的眼睛卻把它看成大逆不道的「叛亂」了。

烏克蘭代表團曾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由英、美、中、蘇、荷五國組織代表團到印度尼西亞調查事實真相，但被英美集團的多票數否決了。印度尼西亞問題在安全理事會遂以希臘問題同一的方式了之。不過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獨立運動卻更堅決邁進了。

伊朗問題，希臘問題，印度尼西亞問題等的在安全理事會出現，給「聯合國」機構一次初步的考驗。這些問題，連

結

語

同原子彈秘密問題，託管地問題，以及最近的西班牙問題等，都說明這世界上仍然有着不少的戰爭因素存在着。「聯合國」機構並沒有把些問題實際地解決了，可是安全理事會已經提供了一面鏡子的作用，它把這些可能導向戰爭的因素原形畢露地照現出來了。重要的並不是這些問題在安全理事會怎樣被反覆爭辯過，並不是這些案件怎樣被提出來而又以不了了之，而是，在人民的世紀，他們的爭辯都被人民聽到了，威脅和平的事態的存在都被人民知道了。是非曲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人民世紀，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可以決定一切，也祇有人民意志和力量的集合運用纔能實際上解決任何威脅和平的問題。「聯合國」機構這一照妖鏡的作用對於消除戰爭原因是有重大貢獻的。

上述問題在安全理事會被處理的經過事實也顯示給我們一個真理，即：在目前這複雜的世界中，維持世界和平仍依靠於三強或五強的真誠合作，一如它們在戰爭中曾合作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們一樣。祇有像美國孤立派范登堡之流纔怪叫『反對強國祕密合作包辦世界和平』（今年六月三日在密西根州底德羅市的演說）。這批人在戰時也曾反對過強國祕密合作包辦反法西斯戰爭。但是如果沒有一九四三年德黑蘭會議中強國祕密合作所奠下的聯合戰略，我們現在恐怕連談和平的機會也未到呢！不過維持和平究竟與贏取戰爭有點不同。在和平時期，強國「合作」依然頭等重要，「祕密」就可以不必了。這使「聯合國」機構獲得了必要存在的理由。在「聯合國」機構中，強國有了公開合作的機會。在「聯合國」機構中，強

國的合作是以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全體的利益爲出發點，而不是以某一個別國家或集團的利益爲出發點。在這一原則之下，「聯合國」機構是能夠完成使命的。但如果有人蓄意破壞這一原則，那麼這個新世界安全機構便難免與舊「國聯」同其命運，而世界和平也就岌岌可危了。

活生